

◆甘肅秦漢簡牘集釋

# 居延新簡

## 集釋

(六)

張德芳 主編 ○ 張德芳 韓華 著

飞天出版传媒集团  
甘肅文化出版社



◇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專項經費資助項目

◇ 華夏文明傳承創新區古(典)籍整理出版項目

甘肅簡牘博物館

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西北師範大學

蘭州城市學院

共同承擔

◆ 甘肅秦漢簡牘集釋

# 居延新簡集釋 (六)

張德芳 主編 ○ 張德芳 韓華 著

## 圖書在版編目(C I P)數據

居延新簡集釋. 六 / 張德芳, 韓華著. -- 蘭州 :  
甘肅文化出版社, 2016.6  
(甘肅秦漢簡牘集釋 / 張德芳主編)  
ISBN 978-7-5490-1116-2

I. ①居… II. ①張… ②韓… III. ①居延漢簡—研  
究 IV. ①K877.54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6)第 152640 號

©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

# 居延新簡集釋 (六)

張德芳 韓華 著

責任編輯 原彥平

封面設計 蘇金虎

出版發行  甘肅文化出版社

<http://www.gswenhua.cn>

地 址 甘肅省蘭州市城關區曹家巷 1 號(郵編:730030)

印 刷 蘭州新華印刷廠

開 本 787毫米×1092毫米 8開

印 張 55

字 數 550千字

版 次 二〇一六年六月第一版 二〇一六年六月第一次印刷

書 號 ISBN 978-7-5490-1116-2

定 價 1150.00元

## 前言

甘肅秦漢簡牘，是我國百年來出土文獻的大宗。我們將天水放馬灘秦簡、武威漢簡、敦煌馬圈灣漢簡和居延新簡重新拍攝、整理、校讀、注解，以求以往出土的甘肅簡牘在圖片的清晰度和釋文的準確性上有較大改觀，以方便學術界研究利用。

茲將上述簡牘的特點和我們所做的工作述之如下：

天水放馬灘秦簡在全國出土秦簡中占有重要地位。一是由於發現較早，學術界關注度較強。二十世紀七十年代中期發現的雲夢睡虎地秦簡，使秦簡出土和秦史研究出現了一個新時代。時隔十年，放馬灘秦簡發現於北方的甘肅，南北相映，有了相互比照和參考的內容，自然成爲學術界關注的熱點。二是數量較多，四百六十一枚，這在六次百枚以上成批的秦簡發現中，除湘西里耶、雲夢睡虎地、江陵王家臺以外，位居第四。三是地理範圍，三分其一。迄今爲止，發現秦簡的地域範圍唯湖南、湖北和甘肅（四川青川木牘只有兩枚）。湖南只有湘西里耶、湖北唯雲夢和荊州。天水放馬灘秦簡的出土與上述兩地，就出土地而言，三足鼎立。四是放馬灘秦簡的內容有其本身的特點。雖然甲乙兩種《日書》同睡虎地秦簡《日書》有很多相似之處，但也有諸如《星分度》、《黃鐘》、《志怪故事》之類完全不同的內容。再說，即令內容完全相同，出自不同地域的兩種本子本身就能說明很多問題。更何況還有很多差異，所以二者不能替代。總之，天水放馬灘秦簡在全部出土秦簡中具有極高的學術價值和重要的學術地位。

甘肅是漢簡大省，數量多，發現早，研究歷史長，在海內外影響大。不僅全國百分之八十多的漢簡出自甘肅，而且由於天然的地理位置，甘肅所出漢簡自有其本身的諸多特點。

從國際視野看，甘肅漢簡的早期發現，每每都是國際性的學術事件。斯坦因(Marc Aurel Stein)本人是匈牙利人，後來入籍英國，服務於英印政府。他把一九〇七年和一九一四年兩次掘獲的敦煌漢簡運往倫敦，先後交由法國人沙畹(Emmanuel-édouard Chavannes)、伯希和(Paul Pelliot)和馬伯樂(Henri Maspero)整理。不管是發掘者還是整理者都是當時屈指可數的世界級頂尖學者，他們的參與一開始就使甘肅漢簡的整理研究成爲一門世界性學問，影響了整整一個時代的漢學世界。一九三〇年居延漢簡的發現，更是八年西北科學考查團的重要成

果，是大規模大範圍的國際性學術活動。

從國內情況看，甘肅漢簡一經發現，就被置於學術研究的焦點之上。幾代國學大師或者學界領袖都為之傾注了力量，深深影響了一個世紀以來中國歷史文化的學術走向。一部《流沙墜簡》被視為中國簡牘學的開山之作，至今被學界奉為經典。而羅振玉和王國維是海內外公認的清末民初的學術泰斗，他們對甲骨文、金文、簡牘和古史的研究，被稱之為『羅王之學』。魯迅先生說過：『中國有一部《流沙墜簡》，印了將有十年了。要談國學，那才可以算一種研究國學的書。開首有一篇長序，是王國維先生做的，要談國學，他才可以算一個研究國學的人物。』其後於一九三〇年發現的居延漢簡，從保護、整理到研究，都自始至終貫穿了國內最高學術機構和頂級學術大師的關注和參與。最初由西北科學考查團理事會安排的整理釋讀人員：瑞典語言學家高本漢、法國學者伯希和以及北大教授馬衡和劉復。後來調整擴充的名單是：傅斯年、馬衡、徐森玉、沈兼士、陳受頤、蒙文通、孟森、姚從吾以及向達、賀昌群、余遜、勞幹等。僅從這個名單看，就幾乎囊括了當時學界的所有精英。這些前輩學者當時或者後來都先後成為一代名師和碩學大儒。當然，抗戰八年，內戰三年，世事風雲。上面所列很多人并未如願以償地參加實際工作，但這并不影響我們對中國學術界對居延漢簡重視程度的判斷。所以甘肅漢簡的整理研究在近百年中國學術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從時代背景看，甘肅漢簡的出土整理和收藏保護從一個側面反映了近百年中國社會發展的起伏脈絡。一九〇七年清朝末世，風雨飄搖，大廈將傾。清政府內外交困，自顧不暇。斯坦因車載馬馱，將莫高窟的卷子和敦煌漢塞的簡牘文物運往英國，成了大英博物館的收藏品；一九一四年，雖帝制結束，民國肇興，但列強援手，軍閥割據，斯坦因的『壯舉』又在民國的舞臺上重演一次。兩次掘獲的漢簡先藏於大英博物館，後大英圖書館落成，又將此移交給後者，成為大英圖書館的鎮館之寶。一九三〇年，居延漢簡運到北京，還未來得及全面整理就遭遇了炮火硝烟威脅，一九三七年『八一三』抗戰前夕被匆忙轉移，經天津、青島，存到香港。太平洋戰爭爆發之前，又飄洋過海，由香港運往美國。在美國整整沉睡了二十五年，最終於一九六五年年底回到台北。現被收藏于台北南港中研院史語所。只有一九四九年以後在甘肅出土的漢簡才全部收藏在甘肅。時勢變遷，人事滄桑，甘肅出土的漢簡難逃時代所賦予它的命運。

從漢簡本身看，甘肅漢簡除武威漢簡出自墓葬外，其餘百分之九十九都出自河西邊塞烽隧遺址。邊塞有邊塞的特點：一是軍事屯戍文書居多，主要反映邊疆防禦、軍隊戍守、戍卒生活、後勤保障、武器配發、烽火警報、屯田水利、刑徒流放、農商民生等等；二是民族交往、和戰聚處。大凡月氏、烏孫、匈奴、羌人等古代民族的流遷駐牧、歸義反叛的事件都有較多記載。三是郵驛交通。驛置分布、日常運轉、文書傳

遞、使節來往、官員接待等內容占有很大比重。四是同西域的關係。西域屯田、日逐王歸降、都護府設立以及西域三十多個國家來中原朝拜、通使、和親、商貿、學習、納貢等材料都有較詳細的保存。五是中西交通和絲路貿易。中亞、西亞、南亞等國遣使通好、商貿往來的材料亦極爲重要。

從漢簡文書的體裁形式看，甘肅漢簡大多屬於社會活動的實時記錄，檔案、簿冊、公文、書信、律令、詔條等等。除武威漢簡外，很少嚴整系統的典籍文獻。內容豐富又缺乏系統性，天文、地理、人文、社會等各個方面的材料無所不有。製作簡牘的材料主要是就地取材，松木、胡楊、紅柳。偶爾看到個別竹簡，也只是來自產竹地區。乾旱少雨的戈壁雖然有利於漢簡的保存，但隨手丟落在烽隧線上的古代遺物也飽受了風沙烈日之苦，斷殘較多，字迹深淺不一。

過去公布的上述資料由於技術設備條件和釋讀研究水平的限制，有很多不盡人意的地方。隨着數字化、信息化時代的到來，照相技術有了很大發展，紅外線用於簡文的認讀，出版技術發生了革命性變化，對簡文的釋讀能力和研究水準也有了很大提高。在這種情況下，利用上述條件，重新照排、釋讀、整理以及出版發表新的簡牘資料，也是與時俱進的時代要求。

《甘肅秦漢簡牘集釋》設定的目標一是原簡圖片的清晰度和欣賞性，二是簡牘文字釋讀的原始性和準確性，三是版式設計的科學性和合理性，四是簡文內容的研究性和集成性。

在原簡圖片的清晰度方面，本書的最大貢獻是公布發表了最清晰的紅外線掃描圖片，這在出土文獻整理尤其在竹木簡牘的整理方面是一次革命。過去很多模糊不清、似是而非、簡牘變色污暗和文字筆劃輕重難以辨認的地方，在紅外線圖片上即可一目瞭然。研究觀覽者有此一冊，日月乾坤盡在書中，不必千里來訪察看原簡。有些分冊尚未提供紅外線照片者，或是由於簡面褪色、簡質損壞，紅外線照片難以收到上述效果；或是由於固化在玻璃管裏一時難以操作。但這一部分數量較少，且我們從各個時期留下的照片中選用了最爲清晰者作爲補充，不影響正常釋讀。除了紅外線照片外，本書同時出版了彩色圖片，原簡原色原大，實現了對簡牘使用的那個遙遠年代各類文書的直觀性和欣賞性。所謂簡文釋讀的原始性，主要指的是依照原簡文字照錄原字，各種異寫異構不以現行通行字代替。如此，有利於異體字通假字的研究，有利於書寫習慣和字形變化的觀察。當然，對有些簡文原字照錄可能會引起誤解者，我們也採取了變通處理，如『明』與『明』，不以前者爲准。至於釋文的準確性，主要指書中釋文部分比過去的釋文有了很大提高，有相當部分的內容和文字有改釋、新釋和補釋。一方面，最初的釋文發表後經學術界研究發現并指出了不少錯誤，對這部分內容我們盡加吸納；另一方面，根據紅外線圖片，我們也發現了過去釋文中不少錯



釋、漏釋的地方，前後對比，有的相差千里。當然，準確性是相對的，還有很多難釋、錯釋和未釋之字，有待學術界共同努力。

在編排方面，過去發表的圖片為照顧排版方便，盡量依照簡形的長短大小依形排出，然後再編索引附在書後。若要檢索原簡圖片，先看簡號，再查索引，然後才能查到圖片。輾轉之勞，不勝其煩。加之簡書厚重，有的一本書重達數公斤，幾個回合下來，年長的學者已覺體力不支。此次排版，所有原簡圖片不管長短、大小、寬窄一例按照原簡編號順序排出（天水放馬灘秦簡例外）。另外，不管是紅外圖片還是彩色圖片，隨簡錄出釋文，觀覽圖片時可同時閱讀釋文，閱讀釋文可同時查核圖片。簡、文相配，相得益彰。在領會簡文內容的同時，一并觀摩文書形態，改變了那種只見釋文而不見原物的單薄感。

在簡文的釋讀方面，通過校釋、集解、今按等形式對文字內容進行解讀。對先前幾個不同版本的釋文以校記的形式錄出，對簡文中的難解詞語、干支時日、重要地名、職官人物、專門術語等作出注解。除簡要表述編著者自己的意見外，同時列出學界對該問題研究的不同觀點，為讀者提供較為詳細的研究信息。對一些相關問題諸如簡牘的特殊形制、書寫格式以及冊書的聯綴等，都盡可能作了說明。

天水放馬灘秦簡一九八六年出土於天水北道區黨川鄉放馬灘一號秦墓。主要內容是甲乙兩種《日書》，總共四百六十一簡。這是秦簡出土方面繼湖北雲夢睡虎地秦簡之後的又一次重大發現。一九八九年《文物》第二期發表了考古簡報，隨後披露了甲種《日書》的相關內容并陸續發表過研究文章。二〇〇九年八月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天水放馬灘秦簡》一書由中華書局出版，全部圖版、釋文和考古報告得以公布。由於放馬灘秦簡的原簡在水中浸泡時間過長，簡牘質地和文字清晰度遠不如當初。後來雖採取了脫水脫色等保護措施，但圖片品質仍然不盡理想。所以《天水放馬灘秦簡集釋》的圖版未以紅外和彩色兩種形式同時刊出，而只是在不同時期照片中選擇最為清晰者編入其中。雖不盡人意，但比以前刊發的照片要好。在編排順序上，依據作者的最新研究結果對原來順序進行了必要調整，但保留原號以求簡號的始終一致。放馬灘秦簡內容複雜，格式多樣，不僅簡與簡之間的聯繫遠不是當初的編排順序，就是簡上每一欄內容也要橫向或跨簡才能聯綴到一起。還有，最初以為殘斷為兩截并將其連接為一枚者，現在看來是張冠李戴而需要重新拼接。如此，既要與原號保持一致又要體現新的編聯結果并使讀者直觀易讀，就增加了編排的難度。在釋文方面，首先是內容的歸類分篇已與最初的面貌完全不同，其次是在具體字詞的考釋認讀和理解方面，也有很多新內容。

《武威漢簡集釋》包括武威《儀禮》簡、王杖十簡、王杖詔令冊、武威醫藥簡等。武威《儀禮》簡一九五九年七月出土於武威市新華鄉纜山村磨嘴子六號漢墓。按其形制、質地和內容分甲、乙、丙三種。甲種本有三百九十八簡，七個篇目，其中只有《士相見》一篇保存完整，其餘六

篇均有缺失，約缺二十四簡。乙種本只有《服傳》一篇，三十七簡，且內容完全與甲本《服傳》相同，只是木簡短而窄，字體小而密。丙種為竹簡，記《喪服》一篇，三十四簡。甲、乙、丙三種《儀禮》九篇，四百六十九簡，存字二萬七千四百餘字。另有日忌雜占簡十一枚，共四百八十簡。王杖十簡亦為上述地點十八號漢墓所出。一九六〇年《考古》第五、八、九期最早報告了出土情況，一九六四年文物出版社出版了《武威漢簡》一書，收錄全部黑白照片、摹本和釋文，還有陳夢家先生的整理研究文章。半個多世紀以來，學界對武威《儀禮》簡和王杖十簡的研究已有很多成果。一九七二年十一月，在武威柏樹鄉下五哇村旱灘坡發現東漢醫藥簡九十二枚，其中木簡七十八枚，木牘十四枚。內容包括三十多個醫方和一百多種藥物。一九七五年十月，文物出版社出版《武威漢代醫簡》一書，發表了這批醫簡的全部材料，有圖版、摹本、釋文、注釋及相關的研究文章。王杖詔令冊木簡二十六枚，一九八一年九月武威縣文管會在調查重點文物時收集，與王杖十簡同出一處墓地。《武威漢簡集釋》將此四種文獻匯為一冊，以新拍的彩色照片取代舊的黑白圖版。雖然前三種原簡為保護起見被封裝於玻璃管內而未能掃得紅外照片，但武威簡出自墓葬，大都字迹清晰，墨色如新，釋讀方面較少窒礙。

敦煌漢簡自一九〇七年英人斯坦因在敦煌漢塞發現第一批漢簡以來，已有多批次發現。《甘肅秦漢簡牘集釋》選擇敦煌馬圈灣所出一千二百一十七枚漢簡作了重新拍照和整理，無論彩色、紅外兩種圖片的清晰度以及文字內容的釋讀，都將超邁前人，有大幅度提高。一九九一年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而由中華書局出版的《敦煌漢簡》一書，將一九七九年敦煌馬圈灣漢簡及此前的所有敦煌簡收錄其中。一九四九年以前發現者九百四十七枚，一九四九年以後發現者一千五百三十八簡（除馬圈灣漢簡一千二百一十七簡外，還有其他十三次零星發現的三百二十一簡）。一九四九年以前發現的敦煌漢簡大多流存海外，存放在大英圖書館，如果重新拍攝掃描，還需日後交涉。其他零星發現的三百二十多簡以及近些年新近在敦煌玉門關附近發現的三百多簡，我們將搜羅齊備，另編新冊，奉獻給讀者。至於懸泉漢簡雖也屬敦煌漢簡的範疇，但因數量較大，集中出土，習慣上看作單獨一個單元，我們將依照《肩水金關漢簡》的出版規格陸續發表。

居延漢簡三萬餘枚，大致分三個部分。一是一九三〇年西北科學考查團在今甘肅金塔縣和內蒙古額濟納旗境內大約三十個地點發現的一萬零八百多枚漢簡，習慣上統稱為居延漢簡；二是一九七二年至一九七四年在額濟納旗甲渠候官遺址和第四隧出土的八千多簡，圖版釋文已全部公布，一九九四年由中華書局出版《居延新簡——甲渠候官》一書；三是肩水金關漢簡，一九七三年出土於甘肅金塔縣肩水金關遺址，一萬一千多枚。三部分中《肩水金關漢簡》後出轉精，原簡紅外照片和彩色照片同時刊出，釋文隨簡照錄，極便利用。目前正由上海中西書局陸續出版，分出五冊，預計二〇一五年全部出齊。此次《甘肅秦漢簡牘集釋》主要選擇了《居延新簡》部分，重新公布紅外圖片和彩



色照片，釋文也作了校改注解，是叢書的重點部分。至於現藏於台北中研院史語所的一九三〇年所出居延舊簡，據史語所同人透露，亦有仿《肩水金關漢簡》之方式，以紅外圖版爲主重新整理出版之設想。如此，則海峽兩岸珠聯璧合，居延漢簡圖版釋文水準的整體改觀望之有日矣。除上述三部分外，居延漢簡還包括一九九九至二〇〇二年內蒙古自治區文物考古研究所在上述地區發掘的五百多枚和一九八六年甘肅文博部門在金塔地灣肩水候官遺址發掘的七百多枚，前者已於二〇〇五年由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出版《額濟納漢簡》一書刊布，并有孫家洲等人的《額濟納漢簡釋文校本》（文物出版社，二〇〇七年）；後者我們也將盡快整理發表，公之於世。

總之，選擇天水放馬灘秦簡、武威漢簡、敦煌馬圈灣漢簡和居延新簡四個部分作爲重點，重新整理發表，將盡可能清晰的圖片、準確的釋文、大致的研究狀況以及科學的編排印製奉獻給讀者，彌補過去整理工作所留下的遺憾，是我們編寫此書的初衷。

雖然我們有編寫此書的上述目標，但目標和現實之間總是存在着無法消除的距離。書中錯謬之處，還望博雅君子不吝賜教。

編輯出版《甘肅秦漢簡牘集釋》的最初動議和選題是由甘肅文化出版社編輯部主任原彥平同志提出的。他精心設計，多方協調，得到總編輯管衛中同志的全力支持。他們慧眼獨具，敢於擔當，以弘揚特色文化爲職志，傾力支持學術發展，讓我們既有了一次精誠愉快的合作，又得到了學習提高的機會，深致謝忱。

甘肅簡牘博物館館長 張德芳

二〇一三年二月五日於蘭州



## 概述

居延出漢簡，根據唐人牛僧孺《玄怪錄》的記載，最早可追溯到北周靜帝宇文衍末年（五八一年），距今已一千四百三十多年了。但是到近代，較大規模居延漢簡的出土，主要有三批。第一批是一九三〇至一九三一年間中瑞西北科學考查團成員貝格曼（Folk Bergman）在額濟納河流域包括今甘肅金塔和內蒙古額濟納旗地區的發掘<sup>[1]</sup>；第二批是一九七二年至一九八六年間甘肅省文物部門對上述地區的調查發掘<sup>[2]</sup>；第三批是一九九九年至二〇〇二年間內蒙古自治區文物考古研究所在額濟納地區的發掘。

一九三〇年四月二十七日至一九三一年三月二十七日，貝格曼在十一個月的時間裏沿額濟納河流域踏查了南北二百五十公里，東西六十公里的範圍，發現古遺址四百一十多處，其中在三十個地點出土漢簡。共出漢簡一萬零八十五枚<sup>[3]</sup>。這批漢簡在抗戰中經過炮火的洗禮於一九三七年年底運往香港，在香港大學經歷了三年再整理再轉移的過程，於一九四〇年八月四日運往美國，在美國國會圖書館沉睡二十五年之久，於一九六五年十月二十一日運回臺灣，現藏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sup>[4]</sup>其整理成果主要有勞幹的《居延漢簡考釋·釋文之部》、《居延漢簡考釋·考證之部》和《居延漢簡考釋·圖版之部》。大陸則有《居延漢簡甲乙編》。最近，由於紅外線拍攝技術的採用，臺北中研院史語所又對這批漢簡重新整理，從二〇一四年以來陸續出版了《居延漢簡（壹）》和《居延漢簡（貳）》。這次重新整理和新技术的運用，可與我們新近出版的《肩水金關漢簡》和《居延新簡集釋》珠聯璧合，呈現給學界一個居延漢簡的嶄新面貌。

一九九九年至二〇〇二年間，內蒙古自治區文物考古研究所選擇甲渠候官附近的第七、第九、第十四、第十六、第十七、第十八隧以及甲渠候官東南三十二公里處的察汗川吉烽隧進行了發掘，出土漢簡五百多枚<sup>[5]</sup>。整理成果有魏堅主編的《額濟納漢簡》和孫家洲主編的《額濟納漢簡釋文校本》<sup>[6]</sup>。

我們這裏重點要說的是第二批居延漢簡的發掘整理經過和《居延新簡集釋》的有關情況。

從一九七二年至一九八六年的十五年時間裏，甘肅省文物部門分別於一九七二、一九七三、一九七六、一九八〇、一九八二年對



居延遺址進行過五次調查。一九七三年至一九七四年對肩水金關遺址、破城子甲渠侯官遺址、甲渠塞第四隧三個地點以及一九八六年對地灣肩水候官遺址進行過正式發掘。

五次調查中，一九七二年在大灣(A35)、地灣(A33)、金關(A32)、破城子(A8)、查科爾帖(A27)、布肯托尼(A22)採獲漢簡八百多枚，一九七六年在卅井塞次東隧(T130)採獲漢簡一百七十三枚，一九八二年在破城子採獲漢簡二十二枚。

兩度正式發掘中，一九八六年在地灣遺址的發掘，出簡七百多枚，目前尚在整理中。

一九七三年至一九七四年在肩水金關遺址、破城子、第四隧三個地點發掘出土的漢簡，其整理、出版工作已全面結束。《居延新簡集釋》實際上是對其中一部分漢簡的研究和再整理。

三個地點的發掘最先開始於肩水金關。此地坐落在額濟納河東岸，位置在北緯 $40^{\circ}35'18''$ 、東經 $99^{\circ}55'45''$ 。西南距甘肅省金塔縣城一百一十公里(均為直線距離)，東北距內蒙古額濟納旗達來呼布鎮一百八十公里。兩漢時肩水金關是河西走廊通往居延地區的一處關卡。一九三〇年貝格曼將此標為A33，獲簡七百二十四枚。此次發掘從一九七三年七月十三日開始，九月二十五日結束，歷時兩個半月。參加者有甘肅省博物館岳邦湖(領隊)、初世賓、任步雲、趙之祥等六人及地、縣文化部門所派八人，總共十四人。還有中國人民解放軍駐地部隊一個班的戰士協助工作。開探方三十七個，發掘面積一千三百平方米，獲簡一萬一千五百七十七枚，各類文物一千三百一十一件。<sup>〔五〕</sup>

破城子即甲渠侯官遺址，一九三〇年貝格曼標此為A8，當年掘獲漢簡四千四百二十二枚。位置在北緯 $41^{\circ}47'34''$ 、東經 $100^{\circ}56'54''$ 。西南距金關遺址一百六十公里。上世紀七十年代對破城子的發掘歷時兩個年度。第一期從一九七三年十月八日至十一月四日，一個多月。第二期從一九七四年七月二十六日到九月二十四日，兩個月。布方六十八個，實開六十個，清理塢院、鄣城、烽臺等二十七間，再加上塢外灰坑等，揭露面積三千多平米，出簡七千八百六十五枚，各類文物八百八十一件。

第四隧位於破城子遺址南面五公里處，北緯 $41^{\circ}45'4''$ 、東經 $100^{\circ}55'26''$ 。當年貝格曼標號P1，蒙古語稱保都格。一九三〇年出簡一枚。上世紀七十年代對第四隧的發掘時在一九七四年九月二十五日至十一月五日，歷時四十天。開探方兩個，出簡一百九十五枚，加上採集簡六十七枚，共二百六十二枚，其他文物一百零五件。<sup>〔六〕</sup>

這批漢簡的整理釋讀從一九七五年即已開始，由甘肅省博物館初世賓主持，該館郭德勇、任步雲、肖亢達、喬今同、何自謙、李現



及地縣文博部門的馮明義(酒泉)、劉仲武(安西,今瓜州)、韓躍成(敦煌)、苗天潤(額旗)等全部或部分參加。歷時兩年多時間,完成了檔案製作、圖片拍攝以及釋文初稿。一九七八年,在文化部古文獻研究室唐長孺先生的主持下,調集各路人馬對新出居延新簡、馬王堆漢墓帛書及銀雀山漢簡進行集中整理。其中于豪亮、謝桂華、李均明、朱國炤以及甘肅方面的任步雲、何雙全參加居延漢簡的整理,孫言誠、連劭名參加了部分工作。與此同時,初世賓、張邦彥在蘭州的校改工作仍在繼續。從一九七八年至一九八二年,北京的居延漢簡整理組穿梭於北京和蘭州之間,查對照片、核看原物,形成了居延新簡釋文的修訂稿。一九八四年,在唐長孺先生主持下,請張政烺、李學勤、裘錫圭、徐蘋芳等著名學者對居延新簡的修訂稿進行了會審定稿。

由於約定俗成的緣故,原計劃這批新出的居延漢簡都以《居延新簡》為名,而以副標題如《甲渠候官》《肩水金關》等標明其出土地點。一九九〇年文物出版社出版了《居延新簡——甲渠候官與第四隧》的簡體簡裝本。一九九四年中華書局出版了《居延新簡——甲渠候官》的圖版釋文本,實際內容都包括了破城子和第四隧所出漢簡。但是,上書出版後,計畫緊接着出版的作為姊妹篇的《居延新簡——肩水金關》卻遲遲未能如期完成。直到二〇一一年,甘肅簡牘博物館、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甘肅省博物館、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古文獻研究室、中國社會科學院簡帛研究中心等五家單位又重續前緣,再度合作,重新啟動這項工作,至二〇一六年八月,延滯四十三年多的金關漢簡的整理工作才告結束,而書名則直取《肩水金關漢簡》,由上海中西書局出版發行。《肩水金關漢簡》的整理出版,由於採取了新技術,彩色照片,紅外線掃描、科學的版式、先進的印製以及學術界幾十年來研究積累對釋文水準帶來的極大提高,反而後出轉精,使出土簡牘的整理出版跨入了一個新時代。

相比之下,過去出版的《居延新簡——甲渠候官》就有許多缺憾和不盡人意之處。因此之故,為彌補這些缺憾,為學界提供一個更為理想的閱讀觀覽的漢簡讀本,就是我們編著《甘肅秦漢簡牘集釋》的初衷。這一點,我在叢書前言中已經有所說明。《居延新簡集釋》就是其中的一部分。雖分七個分冊出版,但內容與一九九四年中華書局出版的《居延新簡——甲渠候官》相對應,所收圖片和簡文除一九七三年至一九七四年在甲渠候官遺址和第四隧發掘的全部漢簡外,還收了一九七六年在卅井塞次東隧(T130)採集的一百七十三簡和其他一些零星採集簡。

甲渠候官遺址和肩水金關遺址在三十年代和七十年代的兩次發掘中,分別出簡一萬二千多枚,各占居延所出漢簡三萬多枚的百分之四十五左右,是出簡最多的兩個地點。而七十年代所出居延新簡,與三十年代所出漢簡最明顯的特點一是調查發掘更為科



學。從調查、勘探、布方、發掘以及整理釋讀都嚴格按照科學規範操作，而三十年代的發掘僅憑貝格曼一人之力，很多地方都不可能精細操作；二是出土的冊書較多，七十多個完整或比較完整的冊書，為研究者提供了完全不同於斷簡殘編的豐富內容；三是調查發掘都在一種相對安定的環境中進行，後期造成的錯訛較少，不同於三十年代出土的那批漢簡顛沛流離，動蕩不安，其中的簡號、出土地至今還有錯亂。總之，居延新簡的出土是考古、歷史學界的重大收穫。很多問題諸如漢匈關係、西北邊防、中西交通、民族融合以及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等領域的學術難題得以借助居延漢簡的研究才能加以解決，其重大的歷史、科學和文化價值隨着研究的深入，在不斷得到彰顯。由於《居延新簡——甲渠候官》出版發表已有二十多年，學術界對此研究已取得豐碩成果，其具體內容已為學界所熟知，此處不再詳述。

所謂《居延新簡集釋》，即是對《居延新簡——甲渠候官》所收錄的這部分漢簡的釋文，依照圖版和已有成果進行校改，對簡文中涉及的人名、地名、官名、曆法、典章、名物、事件、詞語、稱謂等進行通解集釋，以期大學文科的老師、學生以及出土文獻愛好者在通讀漢簡文本時少有滯礙。

《集釋》中採用了大量今人的研究成果，同時也融入了作者自己的見解。錯誤疏漏在所難免，誠望博雅君子不吝賜教。

張德芳 二〇一六年六月二十日凌晨識於蘭州

## 注 釋

〔一〕一萬零八十五枚是現在著錄的數字。而《內蒙古額濟納河流域考古報告》（北京：學苑出版社，二〇一四年）中記錄的是一萬零七百七十五枚。以下本文的敘述取實際著錄數。

〔二〕參博·索馬斯特勒姆《內蒙古額濟納河流域考古報告》中譯本譯序，出處同上。

〔三〕魏堅主編：《額濟納漢簡》，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二〇〇五年。

〔四〕孫家洲主編：《額濟納漢簡釋文校本》，北京：文物出版社，二〇〇七年。

〔五〕初世賓：《居延考古之回顧與展望》，見《甘肅文物工作五十年》，蘭州：甘肅文化出版社，一九九九年。又見《甘肅文史資料選輯》第五十一輯，蘭州：甘肅人民出版社，二〇〇〇年。

〔六〕初世賓：《居延考古之回顧與展望》。

## 凡例

一、本書以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編，一九九四年中華書局《居延新簡——甲渠候官》（書中簡稱『中華本』）釋文為底本，釋文仍按原簡編號順序排列。本書釋文同時參考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編，一九九〇年文物出版社《居延新簡——甲渠候官與第四隧》（書中簡稱『文物本』）和中國簡牘集成編輯委員會編，二〇〇一年敦煌文藝出版社《中國簡牘集成（標注本）》（書中簡稱『集成本』）等。需說明的是，文物本釋文為簡體字，在無歧義的情況下本書一律轉成繁體字引用。

二、本冊包括如下簡牘釋文：（一）破城子探方六五（EPT65:1-546）；（二）破城子探方六八（EPT68:1-235）；（三）破城子房屋（EPT8:1-6）；（四）破城子房屋（EPT16:1-57）；（五）破城子房屋（EPT19:1-13）。

三、凡本書中認為中華本、文物本和集成本釋文無誤，且二者釋文相同者，本書照錄，書中統一稱作『原釋文』。凡本書中認為中華本、文物本和集成本釋文存在誤釋和未釋等情況但本書亦不能確認者，仍以中華本為主照錄原釋文，并在校釋中予以說明。

四、本書簡牘圖版採用彩色照片和紅外線掃描圖片。隨彩色照片和紅外線圖片所附釋文為本書重新釋讀後的釋文。全書釋文均未斷句，部分釋文的格式根據具體情況作了適當調整，讀者自可對照圖版辨析釋文的原有格式。

五、本書第三部分中釋文之下分為【校釋】、【集解】和【今按】。其中，在【校釋】中，主要根據最新紅外線圖版對原釋文進行校改，一方面注明中華本、文物本和集成本釋文相異之處；另一方面，對原釋文凡有改釋之處皆逐條寫出校記。在【集解】中，對簡文中的相關字、詞、符號等進行簡明扼要解釋，以疏通文義為主，不求詳證。若學界已有論著涉及該釋文中相關字、詞和符號的解釋，則大致按論著發表時間先後擇其主要觀點羅列於詞條之後。對同一個詞條，若多篇論著中皆有解釋，且解釋相近，本書則主要引用首見者論著。在【今按】中，主要對該簡所涉相關問題或簡冊的內容、性質、簡冊復原等進行簡要說明，若其他論著中已有相關討論，則盡量予以引用。

六、本書對所引用的論著中的觀點盡量採取直接引用的形式，但在具體引用中，為節省篇幅，不至冗雜，本書對所引用的部分論



著中的觀點進行了歸納。凡引用論著，均附有作者名及論著名，以方便讀者檢索。

七、原簡上文字以外的符號，如■、⊗、⊙、ρ、λ、√、=等，本書照錄。這些符號與原簡並不完全相符，祇求符號形式上的大致統一。

八、釋文中除原簡上已有符號外，本書還加有如下幾種符號：

☐：表示簡牘殘斷。

□：表示簡上有字，但不能釋讀，一個□表示一個字。

……：表示簡上有數個字，但均不能釋讀，且不能判定具體字數。

┆：表示一簡的正背面為同一內容可連讀，或表示二簡屬同一簡冊順序編聯。

⊞：表示此簡為封檢。

九、河西漢簡中從『𠄎』之字絕大部分都從『𠄎』，釋文中以正字出現，如『薄』『藉』之類作『簿』『籍』。多個異體字如『𠄎』『燧』『燧』『燧』『燧』等在釋文和引文中一般從原字，在敘述中作『燧』。釋文中『太守』『一兩』『縣索關』等不改為『太守』『一輛』『懸索關』。以此類推，『昏』『聖』等異體字在釋文中亦從原字。

# 目錄

概述	1
凡例	1
彩色圖版	1
破城子探方六五(EPT65:1-546)	三
破城子探方六八(EPT68:1-235)	六八
破城子房屋八(EPF8:1-6)	九九
破城子房屋一六(EPF16:1-57)	一〇〇
破城子房屋一九(EPF19:1-13)	一〇九
紅外線圖版	一一一
破城子探方六五(EPT65:1-546)	一一三
破城子探方六八(EPT68:1-235)	一七八
破城子房屋八(EPF8:1-6)	二〇九
破城子房屋一六(EPF16:1-57)	二一〇
破城子房屋一九(EPF19:1-13)	二一九
集釋	二二一
破城子探方六五(EPT65:1-546)	二二三



破城子探方六八 (EPT68:1-235) ..... 三五〇

破城子房屋八 (EPF8:1-6) ..... 三八五

破城子房屋一六 (EPF16:1-57) ..... 三八八

破城子房屋一九 (EPF19:1-13) ..... 四〇七

參考文獻

..... 四一一

詞條索引

..... 四一九